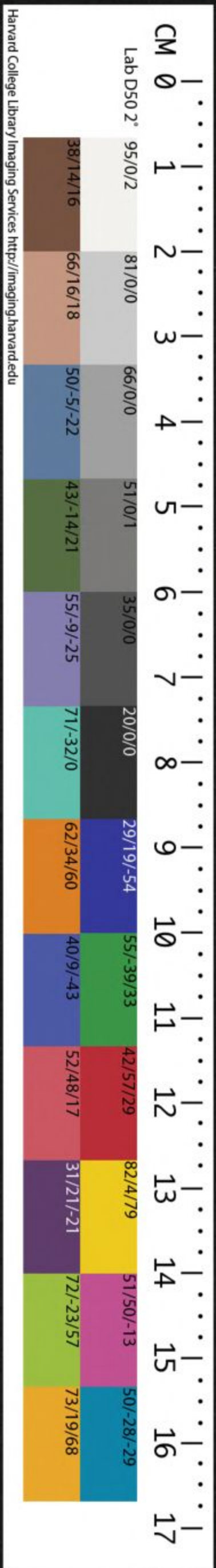


T 2511/1273.34

42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也利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為矯巢由為偽開倉賑饑者為沽名解衣救寒者為飾譽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董份曰遷荅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徐

楊慎曰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徒更弄文手也
余有丁曰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

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叙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汪道崑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侷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亾雞狗之聲相

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

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

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

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

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

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纊徐廣曰紵屬可以為布○索隱曰穀音谷

雖反穀木名皮可為紙纊山中紵可以為布音纊紵音什今山間野紵亦作苧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

金錫連徐廣曰音蓮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

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

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

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

董份曰按教誨猶順也整齊則強之管鄭是也商韓則爭已教語有見

劉辰翁曰貴之徵
賤易見賤之徵貴
難知當下里无用
之時一日而急則
珠為不足弃穀粟
犹是也
董份曰賤之徵貴
賤極則人弃之故
其徵必貴白圭之
術正能明貴賤之
徵而弃取之也以
徵為求認

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楮
其下有鐵山上有鈔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
丹山上有蒼石 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
大較猶大略也皆中
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
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
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
所欲故物賤之徵此二句即下文貴上極則反賤二句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
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
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
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
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

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索隱曰辟音闕
辟開也通也

此四

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

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索隱曰予音與
言貧富自由無

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

地瀉鹵。

徐廣曰瀉音昔
瀉鹵鹹地也

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

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

索隱曰
言齊既

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
海岱之間歛袂而朝齊言趨利者也

其後齊中衰

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
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

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
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 則桓公以霸九

歸有光曰此非有
激安得如此云

按壤穰通用鹽
鉄論此語作穰
穰

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歿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按計然即計倪
也著万物所出
幸見皇覽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

徐廣

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駟索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闕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

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

毀木饑。火旱。早則資舟。水則資車。

早。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

則商賈病。病故云病末未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

倪思曰借知聞則
修備以明時用則
知物其理甚明未
有款聞而徒手者
也知物之為時用
猶知彼知已所以
聞也金穰水毀皆
大槩之論非謂必
然下六穰六旱十
二年飢亦然一水
一旱有時作无時
也
按二十九十八

按二十九十八

按定者无不有也起幣即无藏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弃我取人取我弃語遂悟為孝法蓋孝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即此意也

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賢。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賢賤。賢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賢。賢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賢必賤。極賤必賢。賢出如糞土者。既極賢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賢。故乘時取之。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此所以為貨殖也。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

何良俊曰范蠡列在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越諸謀登与越事相連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在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刘辰翁曰借陶朱公形已意。故時自言与時逐而不責于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皆是也。非陶朱公語也。
 何良俊曰東坡云以范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為者。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不然。蓋蠡既建奇功于世。

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也。索隱曰常昭云。隨時逐

遂弃去自處以王下之鄙賤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奇則鬼神不得持其權正以見玩弄造化處而以為蠱真聚歛積實者寧不為蠱所笑耶
柯維騏曰陶朱公治產已詳越世家子貢廢著亦見仲尼弟子太史公于此特引以証上文富好行其德二句非為二子立傳也
茅瓚曰柝原憲子長有感之言謂其羞貧賤者何耶
柯維騏曰子貢多

利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故善治也。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君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饜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李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
倪思曰此傳特于叙事中着精語

倪思曰樂觀時變與及地方相遠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弃我取人取我亦老子之所未言
何孟春曰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弃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索襲不好李不應辟命奔衆人之所取也衆人之所弃而卒以成德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應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

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

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

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

人者天之寶也... 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鹽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

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貫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鹽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鹽謂出鹽直用不練也一說云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正義曰按猗

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映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坑曰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為畦鹽或有花鹽綠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文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其滴高起苦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僦帝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僦名也。索隱曰漢書作贏烏氏姓氏音支僦音魯可反

○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

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眾多

按今西北邊關亦時有之

茅坤曰太史公只因无錢贖罪遂下蚕室故此多感懷之言
閔如霖曰奉秦皇帝子長蓋以訊時事也豈曰崇勢利哉

董份曰序海內土俗必錯綜橫伏包括宇宙指數歷七其文尤妙
茅坤曰太史公為貨殖甚不足觀覽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及其習尚如益

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

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帝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

音欲隱谷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

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

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

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

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

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

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

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

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

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

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

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為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

為奸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

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

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

隱曰櫟音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

CHINA

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

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饒庀。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

鐵。徐廣曰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隸。隸僮。西近

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

斜縮。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縮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縮

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黠天水隴

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

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

其道。正義曰要音翬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

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

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

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

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

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

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

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

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地

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晉灼曰慎音慨伎音堅

按羯羗如羊狼
聞也

劉辰翁曰索隱注
陳椽猶經營繆當
是楊姓陳姓因緣
其間得所歆耳椽
緣通
余有丁曰按如劉
說則楊字當移在
平陽之下而又改
椽為緣乃當

名疆直為慎中也○索
隱曰慎音異伎音賁
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

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

音羈羨音羊戰反奇
羨謂時有餘衍也
其民羯羗不均徐廣曰羗音

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已紇反羗音
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
自全晉

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

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索隱曰

緣反陳椽猶
經營馳逐也
温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

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中山地薄人衆猶有

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

而言之○正義曰
沙丘在邢州也
民俗懷急徐廣曰懷急也音絹

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
隨推剽索隱曰推即推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

作
多美物徐廣曰美一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

屣徐廣曰跕音估張晏曰跕屣也瓚曰游媚畷富

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

其地鄲在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

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濮上之邑

徙野王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野王好

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

安

史記卷五十九

安

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勅教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寇犬與趙

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悍也有魚鹽

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却背

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

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

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

揚慎曰按多劫人者大國之風此語

按李河南因及齊魯楚越

若死著而有餘味片不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衆決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楊慎曰趙利甚于周人亦如談從說橫之氣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其山其水為某州者由其會中包括輿地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登為圖故其言綫七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无所不載如此

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

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

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索隱曰齷音則角反又音側斷反頗

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

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

榮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

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

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

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

成陽正義曰澤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在雷澤縣西北也

正義曰宋州穀熟

縣西南四十五里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

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

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其俗剽輕易發怒

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為郢楚之都西

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

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

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則清刻矜已諾正義

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活

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胸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

王漚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

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

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正義曰九九江正義曰九

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

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

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

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

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

史記卷之...

...

...

...

倪思曰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足開談

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
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
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
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也
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
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
縣有黃金
山山出金
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董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長沙出連錫然董董正義曰括地云江州潯陽音謹物之所有

縷縷不絕於口

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
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
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禺音潘馬
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帝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穎川南陽皆夏地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也
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

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鄖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為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鄖與鄖相似也
東南受

按鄖關是古鄖國今鄖陽也徐廣作隕字繆

劉辰翁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統具題目其說見下

按總之猶言大槩

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

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

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

及地鹽即出石鹽鹵潁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

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

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溝反縣苴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

無損也耨除草也徐廣曰地理志云作窳果隋徐廣曰地

窳音郎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果反窳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

越之俗向有裏搖之語楚越水鄉足鰥魚鰥民多

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裏搖之

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不待賈而足

隋窳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地勢饒食無饑

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饉之患以故皆窳徐廣曰音紫此皆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駟案應劭曰此弱也晉灼

曰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

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

蛛之肉多疹偷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

毒之患也給以偷生而已不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

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

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

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

董份曰若論世俗功利之心可謂情狀如見

董份曰文辭故為
無涯涘以指斥譏
證使當世不能解
免切中情事妙不
可言
余有丁曰馬遷極
知鄙猥不吝情實
故屢起屢嘆猶以
為未足也直歷李
世間必生利害喋
喋不厭而其中各
有精意險語

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
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

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鶩徐廣曰鶩
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

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史躡一
作跼跼音吐協反屣

音山耳反目挑心招正義曰挑
音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

富賔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

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

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

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

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

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

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
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
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

按索謂索財也

付机

給其利氏於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正義曰君故曰素封也。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

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

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

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

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四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數千所

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賤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

澤中千足彘。常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為

記也。○索隱曰陂音波。漢書作波音同。○正山居

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駟案常昭曰楸木所以為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

按此言天下國土之所出

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為轅者。安

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

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

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

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干畝。厄茜。徐廣曰厄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

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駟案常昭曰畦猶壟。此

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

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

按此言每國之所出

楊慎曰進即博進文進之謂

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正義曰。言少有

錢財。則鬪智。既饒爭時。正義曰。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

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

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

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

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醢醋云。酒酤醢醬千坳。

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坳音閑。江反。醬千甌。徐廣曰。大罌。缶。○索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作僭。孟康曰。僭石。鬻石。鬻受。屠牛羊。燕千皮。販穀

糴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糴音掉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

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橐章材也。舊將

音。胡孔反。洞音。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洪

其輶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輶音遙。說文云。輶小車也。牛車千

兩。正義曰。車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云。箱棘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髹者千

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

之。稍漆即髹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髹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素

木鐵器若厄。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為石。駟案

馬蹄數千。徐廣曰。躒若弔反。馬八膠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膠。一曰夜蹄。小顏

云嗽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躐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

牛千足羊羸 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

千雙僮手指千 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

指以別馬 **筋角丹沙千斤** 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

千匹榻布皮革千石 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答者厚之兒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

漆千斗 彙麴鹽豉千荅 徐廣曰或作合器有也

夔瓦器受斗六 **鮐紫千斤** 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升合為夔音貽

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 **鮐千石** 鮑千鈞 徐

鮐海魚也紫音齊禮反刁魚也 **鮐千石** 鮑千鈞 廣

曰鮐音鮐魚也。正義曰鮐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紫以斤論鮑鮐以千鈞論乃其

余有丁曰貪賈貴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貴出如糞土故五之羅大經曰廉賈知取與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夫以予為取則其為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斬自守則亦死大利之獲矣呂不常奇貨可居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知商賈之權者漢高帝捐四万斤金與陳平裂數千里地

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鮐鮑是雜者也徐云鮐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為鮐謂之膊關者也此 **棗栗千石者三之** 正義曰謂之千亦大魚為之也 **羔羊裘千石** 旃席 **千石** 乃與 **狐貂裘千皮** 正義曰 **羔羊裘千石** 旃席 **千具** 佗果菜 **千鍾** 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雜果菜於山野採取之 **子貸** **金錢千貫** 節駟會 徐廣曰駟音祖朗反馬儻也駟節物賤也謂估儻 **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 漢書音其餘利比千乘之家 **貪賈三之** 廉賈五之 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 **此亦比** 十得三廉賈賈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

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正義曰 **佗雜業不中什二** 正

日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 **則非吾財也** 請略

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 令後世得以觀

已卷百九 七頁直列傳

分韓彭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

楊慎曰卓自卓淖自淖二氏不相混也

唐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挈瓶之智哉

楊慎曰躡蹠同莊子紀他跋于窾水註躡也

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

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

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

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

野，下有躡蹠。日水鄉多鴨，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

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躡蹠芋也。言邛州臨邛

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

山郡郡安縣有。大芋如躡蹠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

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

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為名江在益州南

余有丁曰按此下叙富逐段換文

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

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

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

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常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

當愈於織嗇。正義曰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

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

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吝也。

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

人俗儉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富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李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慚

楊慎曰刁間傳而語如此又傳之變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貫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賢之。正義曰刁丁桀黠

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

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

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

止為刁氏作奴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

人既織。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轉轂以

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

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

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

門故前云洛陽東賈數過邑不入門設

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

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為晉道倉吏

漢書音義曰若今吏昔租穀吏上道秦之敗也豪

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

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

倪思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註漢官關疏所稱細柳倉也。按此所以證人弃我取之必然。

七言長篇

陶

按賤賈即田畜
價之賤者晉說
不知所謂

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

賤賈金玉也。任氏獨取賚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賚而善者不爭

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

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

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

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

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

塞王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日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

倪思曰謂當開邊時惟長此輩富厚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練前有監視之果。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馬光景一疋長也。

封君行從軍旅。齋貸子錢。索隱曰齋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

二云齋周禮注。齋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

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

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

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常家粟氏。安陵杜杜氏。徐廣

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

者也。徐廣曰異一作叔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

富。盡推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按推埋二字疑有誤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貨殖列傳 三十一

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

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

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

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

拙字亦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

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對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

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行賈丈夫賤行也。而

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辱處也。而

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賣漿小業

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駟

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
刀以水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
依字

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

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滷羊胃以末樹薑粉之。訖

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

胃脯謂和五味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

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

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

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築懷

卓鄭齊名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

陸粲曰此傳雖起
結救處其尖只是
一片
揚慎曰上下往復
辨駁皆筆力為之
又異乎日者之口
語文字必如此方
是盡

尚猶患貧况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
 有為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
 僕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美慕其又後也
 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
 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踵遷史
 叙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
 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
 非告緡權筭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
 存乎議者謂遷史為謗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胸中
 所識見如市兒賈豎歆豔錢帛不復知天
 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
 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間謬
 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
 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予以為
 漢武方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
 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酎金而
 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
 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

以為實言何至鄙
 猥顛倒如是耶

又曰此意雖有然太史學博而識卑即如
 春秋以來名賢大夫往往不能立傳者多
 矣而特立貨殖一傳
 即此已失何暇別論

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
 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古所未有
 故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
 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今古

黃震曰傳首所叙備述古今之變可謂本
 原之論矣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
 之始而以子貢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
 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
 于道有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
 于進學有妨未至于顏子之庶焉耳豈若
 後世生座作業孜孜于利者哉且以子貢
 孔門高第而下與區區頗拾印取者同科
 以纖瑕而污拱璧又
 豈所以為賢者諱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

樓昉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于此篇終自敘文

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為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則火正為是也。

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

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處之序及于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

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為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域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正義曰司馬處序云

南正黎後世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為司馬氏

代兼為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

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

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

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

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為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

晉書及司馬氏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在氏系本名凱

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

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

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蒯聵其

後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

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一作靳。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靳音紀壘

反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阮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孝成時

咸陽西十里三秦記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其地後改為里李也

索隱曰晉灼

茅坤曰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瞶以後當畧復挿入司馬印以其显不欲遺也

按衛宏漢注云太史公武帝

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北四里。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

玄孫印為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

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而徇朝歌諸侯之曠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印也。漢書云項

相王王印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

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

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歿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巳晉灼以宏言為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之為公子謂遷身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太史星歷近乎十祝之間固王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為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為長乃書談及遷為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相譚之說皆非也以相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太史公學

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劉子春

何良俊曰史記序
六家要指進道德
純儒術誠有如班
孟堅所訊者然其
述六家之事指陳
得失有若案斷歷
百世而不能易又
其文字貫串纒二
如貫珠燦然奪目
文章之奇偉孰有
能過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史談
論六家要旨班氏
詮叙九流雖不盡
合于道然所刺訛

諸家得失雖百世
其可得乎

茅坤曰太史公分
言六家指而獨歸
重于道家矣

按太史公於道
家獨有褒无刺
詆處

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

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

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

日張晏云謂易繫辭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

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

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

傳習省察或有日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

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說今此作詳於義為踈。正

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正義曰言拘束於日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

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是以

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索隱曰劉向別

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

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

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市豔反漢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

劉子暈曰太史公
 以儒墨陰陽名法
 道德為六家較其
 短長而論其指要
 夫儒何所不通哉
 其論墨者曰彊本
 節用孔子曰與其
 奢也寧儉則墨家
 之長吾儒之為也
 其論陰陽家曰叙
 四時之大順孔子
 曰行夏之時則閉
 陽之長吾儒之為
 也其論法家曰嚴
 而少恩孔子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則
 法家之長吾儒之
 為也其論名家曰
 正名實孔子曰惟
 名器不可假人則
 名家之長吾儒之
 為也其論道家曰
 使人精神專一孔
 子曰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則道
 家之長吾儒之為
 也以是觀之則五
 家之長吾儒通之
 明矣其論儒者之
 短則曰博而寡要
 勞而少功是以跡
 論儒也孔子曰予
 欲无言然則所謂
 六藝者果可以病
 儒哉論儒之跡而
 不論儒之道非知
 儒者也不蔽于一
 偏不滯于一隅以
 之治世以之修身
 无不可焉茲所謂
 通儒也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
 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
 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
 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
亂是去 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 釋此而任術。夫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
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 各有教
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 各有教
 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未必然也。故曰使
 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
 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
 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 土階三等。
 茅茨不翦。正義曰屈蓋曰 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
也正義曰採取 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駟案服 啜

也正義曰採取
 為椽不刮削也
 土刑。糲梁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刺韋昭曰
糲確也 ○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飭也刑所以盛羹
栗也 ○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飭也刑所以盛羹

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麩米也藜藿之羹

脫粟也梁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飢也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為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

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

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賢賤一斷於法

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為首尊尊君為首也可以

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

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

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渾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

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

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

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

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其

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

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

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董份曰墨者儉是夫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以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繞統即檢束之意也茅坤曰太史公然贊道家然予未詳其說

卷之三 六

董份曰神大用二句重出恐是不及其處

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

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駟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

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

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

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

之貌也。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

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

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

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

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

夏陽縣。馮翊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

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

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二十而

為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

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筍山一名玉筍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踈宕自有奇氣。楊慎曰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

此子長自言偏遊
万里之目上會稽
總吳越也探禹穴
言巴蜀也後人不
知其解是以為禹
穴在會稽而作地
志者以禹廟旁小
坎如春曰者當之
意是有何奇而辱
子長之筆耶按蜀
之石泉禹生之地
謂之禹穴其石者
深人迹不到蜀志
刻有禹穴二字乃
李白所書始知會
稽禹穴之誤大抵
古人作文言簡而
括如禹貢曰雲土
夢作又雲在江南
夢在江北五言而
括千餘里即此類
也

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
帝中經九山東南大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填
承以文王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人血白馬以祭禹乃
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
夷倉水使者却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
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岩岩之下三月季庚登
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
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闕九疑
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
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
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
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
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
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北涉汶泗正義
水出兗州東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北而南曆魯鄒嶧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各
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鄉山在鄒縣各
鄒嶧二十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
尼困

楊慎曰據此馬遷
亦嘗至滇也

鄒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
鄒鄒薛三縣屬魯○索隱曰鄒本音蕃案田褒魯
記云靈帝未有汝南陳子游為魯相子游太尉陳
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鄒鄒皮
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
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
以南南畧印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
西南夷以為五郡其

明年元封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
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
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正義曰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
與音預

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
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黃震曰按說生遷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成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為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為非耶

董份曰稱周公而下云宜周邵之風邵字恐誤必周南召南耳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

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七年

董份曰紬即繹也。謂發舊記而繹其緒也。

邵宝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

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索隱曰如淳云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

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

史記。正義曰。案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駟案韋昭

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

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

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

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

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畧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

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為淳氣育才豈

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

萬齡為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

盈朝孔子之没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

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有

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

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讓晉灼云此古讓

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

遂為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

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

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

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

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

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也夫春秋上明

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善善惡惡

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

賢賢賤不肖存

亾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

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

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

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去成數字誤也駟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採莊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議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為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奔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

所以皆失其本已

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奔者皆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

終之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

徐廣曰一云差左以毫釐一云繆

辭也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

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

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按習李記言云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

臣弑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孔子自謂无可
無不可也然經
事變事上世固
莫之分雖春秋
亦莫之分也春
秋之時事之變
固不可勝道若
以權合變則將
愈散何以反本
若居末世不能
反本而猶變之
合則奚取于聖
人春秋之季蓋
不然也

按習李記言云
法之所用者易
見而禮之所為
禁者唯知此尤

非春秋本義以
法對禮乃漢儒
語也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
誅。歿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

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

知討賊而不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為臣

犯禮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

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

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

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

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

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

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

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

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

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

本封上有建字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

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

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

董份曰李陵之禍
謂陵降而太史公
救之帝怒下蚕室
也正義疎謬每如
此

保不為寇害。正義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
曰重譯更譯其言也。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
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
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
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
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
年至天漢三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
公舉李陵李
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
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約者

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

成其志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

徐廣曰在湯陰

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

世傳呂覽。

正義曰即呂氏春秋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

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
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

陶唐以來。至于麟止。

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

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
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
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為首。而
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

董份曰呂氏春秋
蓋不韋當國時作
也。而云遷蜀韓非
說難蓋未入秦時
所著也。而云囚秦
古之文人取其意
不泥其詞。往如
此。若宋元間便有
指搯所謂痴人說
夢矣。

柯維騏曰隱約之
士意有所弗遂。故
或詠之為詩。或著
之為書。以傳于來
世。如文王孔子是
已。屈原諸人人品
不齊。而事有先後
要皆蒙難離憂。文
采犹足表見者也。

魯郊呈祥至漢武
再見故述陶唐以
來至于麟止遷之
自任亦重矣

董份曰自此下雜
用韻語最高古

董份曰班固贊語
多用此体乃知班
不能出範圍也

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為自
本紀之首而以尚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各成

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厥美

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

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

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

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酒諸侯不享作殷本

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

亂既喪鄴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

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峭山軍旅之尸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

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

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

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秦失其道豪傑竝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董份曰數語斷項
氏興亡之原已盡

羅大經曰班固去
司馬遷未久也已
不知史記書法如
項羽本紀在高帝
前陳涉世家在孔
子後皆有深意焉
蓋遷以秦焚典籍
使義黃至孔子之
道幾于墮地涉與
羽先後倡為以秦
之謀可謂有大功
於斯道故敘陳涉
世家云桀紂失其
道而湯武作周失
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道而陳涉發
迹諸侯作難風起
雲蒸卒以秦族天
下之端自涉發難
作陳涉世家而叙
項羽本紀則云秦
以其道云云作
羽本紀蓋奮於鈕
挺以以秦者起於

趙徐廣曰宋義為上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

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

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實。正義曰音殞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為

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

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

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

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

十。

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

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

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

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

譜牒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陳涉項羽次之高
祖又次之
董份曰大臣洞疑
洞字恐是恫字蓋
傳寫之誤耳今索
隱釋為洞達既洞
達矣又何疑乎

一本封上有建字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疆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間。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

明。有司靡踵。疆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敬義

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

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疆弱之原云以世。相代

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

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

表第七。

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

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疆。七國為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

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

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

重份曰。此即王父
偃之計。

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

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

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

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

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比樂書以

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

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

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前

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

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傲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

來尚矣乎。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能紹而明之。切近

世極人蠻。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間不

容翽忽。索隱曰案忽者物文之徵也。翽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翽

恐衍字耳。○正義曰翽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

之間不容比。五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

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

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為維太初之元論作

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機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

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云答應用則萬靈罔

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

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

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主跡闔廬弒

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嚳親越吳國

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疇疇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

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疇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疇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

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

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

綢為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處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畧陰符七

術之屬也畚畚黃髮畚音婆毛萇云畚畚威勇武貌也案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

董份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好奇

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闕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闕一作遷。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相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滕。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禫。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禫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

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傾不寧。索隱曰衛傾公也。南子惡蒯瞶。子父易名。周

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

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為奴。武庚既

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

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

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別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別成君生偃。

○索隱曰：別音湯。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

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

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

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

楊慎曰：剔字從易音盪。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

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

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

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

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

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為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文身斷髮。龜鱉與處。索隱曰：龜音元。鱉音鼃。既守封禺。

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蠶。嘉

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

踐世家第十一。

踐世家第十一。

相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

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二晉侵伐。鄭納

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馱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

正義曰。衰楚為

反佐文尊王。卒為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

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

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

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

罷之。卒亾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

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

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

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為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

政。田和為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

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

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

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

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疆。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

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

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紂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傾

賢。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

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荆剽輕。乃封弟交為楚王。

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為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

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

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為布所襲。喪其荆吳。營陵激

呂。乃王琅邪。休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

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夔。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為

漢藩輔。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

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

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

付机

也。之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

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

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為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

亞夫駐於昌邑。以危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為扞。傾愛矜功。幾獲于

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為藩。爰得其宜。僭

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

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尙旣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

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母壓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旣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

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

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

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鄆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為率破荆滅

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

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為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

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

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

如

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

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賢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

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

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

徐廣曰詢音近。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

而信威於

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

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為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

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七首。曾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為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為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為秦開地益眾。北靡匈奴。據河為塞。因山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

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

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為填潁川盧綰絕籍糧餉

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間遂入彭

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

之脫難作樊鄴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為王計整齊度量序律歷

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為藩輔作鄴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繆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為列臣。樂公不劫於勢而倍歿作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為國家樹長畫。作
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
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
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為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

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湣王吳。遭漢初定。以填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湣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為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

東。榮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為中國患害欲知疆弱之時
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
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為百吏先
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納噴職作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淠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為
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

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

徐廣曰一作莫蕃音普寒反葆塞為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

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為內臣受吏作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

無為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

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漑。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王蓋曰以仁義許游俠過矣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作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緒先

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

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

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

大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

然各以決吉凶。

畧闕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

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

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

如淳曰刻玉版以為

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張蒼為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

相為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

公言黃老

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益反

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

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

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

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

世主天官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

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

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至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因羅天下放失舊聞

索隱曰案

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

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衛宏以為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至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

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

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立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索隱曰。案立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

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即兵書也。遷沒之後。亡楮少孫。以律

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即河渠。書也。鬼神即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

一轂。駟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幅。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

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象星共繞。北辰諸幅咸歸車羣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

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

董份曰序畧句

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

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

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畧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

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畧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

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

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

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

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

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干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

已卷五十五

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

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

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歿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

篇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

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刑

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

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

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

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

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

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

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

董份曰前已詳著作文之義以又下一冷語結括之甚妙甚妙

而無筆削功

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

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

獄惜哉殘缺

非才妄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終

非木長也

城

西南北事無不備
長所實難辨
於書中亦不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